

黄正泉·著

文化生态学

上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正泉·著

文化生态学

上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生态学 / 黄正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 - 7 - 5161 - 5551 - 6

I. ①文… II. ①黄… III. ①文化生态学—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256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夏 侠
特约编辑 吕 森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60.5
插 页 2
字 数 1023 千字
定 价 189.00 元(上、下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08BSH015）
湖南农业大学“产业生态与管理”博士点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学重点学科”资助

序

当今之世，有不少学者在扎扎实实做学问，默默无闻地思考人与文化的问题。他们着重于立学、引流与创新。文化生态学就是创新的生态理性哲学。当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文化生态学的概念尚未广为人知，而研究这一门理论的专家更是屈指可数。黄正泉教授正是这一科学领域的研究专家，他的著作和学术成果理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

现在，黄正泉教授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社会和谐的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成果最终以《文化生态学》一书的形式出版。这部著作表达的基本思想即文化生态问题是人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者。人围绕文化转，转而为文化围绕文化生态存在者转。要使和谐成为人们心灵的信仰与追求。长期以来，人类忙于生产的发展，物欲的追逐，却忽视了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将生态问题仅视为人口激增、过度开发、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即囿于人与物的二元结构关系之中。作者期望改变或扭转这种“生态思想”，所以本书开篇即言：“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大地上，其实不然，我们是生活在文化生态圈中；我们知道自己要有生存的家，其实不然，我们没有家而在路上。我们行走于悬空在茫茫宇宙的星球上……片片思想构成精神之家，串串诗文筑造栖居之所。”斯文暗示生态问题是人的主要问题，是文化观念的问题。自然界有了人为作用才有了问题。

其实，“文化生态学”这一概念从西方传到我国才有几十年，而在国内外还没有文化生态学的专著问世。黄教授这部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几乎囊括了文化的方方面面，广采博征，中西蒐集，条分缕析，洋洋90余万字，从多角度阐发了文化生态学构建的规律、目的、价值和意义。全书结构精巧、思想深邃、观点新颖、内容丰富，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修养。书中新观点、新思想层出不穷，如提出“反文化生态”这一新的概

念，社会被“关系化”为文化生态，文化生态被“事实化”为社会，关系在符号化中进行，并论证了文化生态危机的发生及解决途径。而且虚实结合，很有思辨色彩，如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者才能创造文化生态，生命意识是文化生态之源，文化生态是安身立命的家园。家园是人的筑造，筑造即是回归。文化生态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文化基础。文化生态似乎“包罗万象”，文化生态学似乎非虚非实，这就要求研究者心之应然，言说俱妙，与学科相契合。黄正泉教授就是这样一位研究者，其言广博，其意深远，内外冥契，引人入胜。

文化生态学可以视为哲学或文化学的新的研究领域，也可以说是生态的文明论。该成果不是从“生态学”的视角去探讨“文化”的文化学，而是关于“文化生态”的哲学，以“人”的存在为基点阐发文化生态的哲学。从古今中外的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如人类学和语言学）以及语言、文化、精神的论述当中凝练、概括出一个新的文化生态学概念，即文化生态学是借用生态学研究文化及人类所处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生存智慧。文化生态学与文化生态是不同的概念。从人与文化的内在关系给文化生态下定义，文化生态是人与文化及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生态不是“文化”加“生态”，而是人性与文化性的关系构成。人不是抽象的存在，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者。

黄正泉教授的这部著作，分别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前置、文化生态的存在基础、文化生态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激荡的西方文化生态思潮、东方文化生态智慧的兴起、反文化生态的批判、文化生态的运行之道、文化生态危机的理性分析、文化生态的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现代文化生态建设、通向文化生态的路径，共十一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文化生态学的历史渊源、基本内容和面临的问题，从而以更高层次和全方位角度解析了文化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不同。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有其独特的创新意义和普遍的学术价值的。我认为其中的两个概念值得重视：一是“文化生态学不是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实证性的研究”体现出其现实意义所在；二是“文化生态是人生存的精神家园”体现出其内涵的哲学价值。

从本质上讲，文化生态学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用于文化学研究的新兴交叉学科，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规律的科学。生态学研究生物体与它们的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文化生态学主要研究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学问，研究

人与文化产生和发展及存在状态。它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及其产生发展的规律，用心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与模式。所以，从上述的定义原则来看，《文化生态学》一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构建了一个新的体系，的确具有原创性。许多论述独具匠心，道前人之所未道。从生态哲学理性研究人与文化的存在，深化人—社会—文化生态的内在关系，拓宽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从人与文化发展历程研究文化生态的运行，提出了文化生态的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创新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社会文化转型研究社会和谐机制、规律、原则等，构建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家园。

《文化生态学》构建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是一本真正的哲学著作。但新生的东西总不免有“新”的不完善之处。在该著中，有以下几点似可商榷：一是“文化生态学”应更接近实证性研究，而思辨性、抽象性不应这样强。如“文化生态就是生存智慧”，“筑造既是福堂庙宇，又是一条福堂庙宇的回归之路”等，这些词语就比较难以理解。二是“文化生态”在著述当中似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一切文化现象都被纳入了文化生态之中，使用时是否存在过于泛化倾向，值得斟酌。三是过于理想化，文化生态发展很难按书中提出的理想图景进行，也就是说这个理想图景很难实现，在目前难免是一种空想。说实话，这是一本非常难以读懂的书。

尽管如此，作为一部有相当学术文化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的研究著作，黄正泉教授的这部《文化生态学》的问世，必将对于推动这一学科理论的研究和这一学术领域的拓展有积极贡献和促进作用，这也是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为此，我愿向社会读者和学术界同仁推荐这样一部有特色、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相信随着这样的学术著作不断出现，有助于社会大众逐渐了解和认识文化生态学这门关于人的文化生存状态的新兴科学。

是为序。

傅璇琮

2014年8月于北京

总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文化生态与社会和谐	(27)
第二章 社会和谐与文化生态的内在关系	(113)
第三章 激荡的西方文化生态学思潮	(168)
第四章 东方文化生态学思想的兴起	(230)
第五章 反文化生态的批判	(318)
第六章 文化生态的运行之道	(439)
第七章 文化生态危机的理性分析	(559)
第八章 文化生态的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	(664)
第九章 现代文化生态建设	(792)
第十章 在通向文化生态的路途上	(882)
参考文献	(900)
索 引	(915)
后 记	(950)

目 录

(上 册)

导 言	(1)
第一章 文化生态与社会和谐	(27)
第一节 文化生态	(27)
第二节 社会和谐	(40)
第三节 社会构成与文化生态	(54)
第四节 文化生态与社会发展	(73)
第二章 社会和谐与文化生态的内在关系	(113)
第一节 社会与文化生态的关系	(113)
第二节 文化生态与社会的一体化	(129)
第三节 文化生态与社会的矛盾	(138)
第四节 社会与文化生态的融合	(154)
第三章 激荡的西方文化生态学思潮	(168)
第一节 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渊源	(168)
第二节 早期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争鸣	(175)
第三节 近代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升华	(196)
第四节 现代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冲突	(217)
第四章 东方文化生态学思想的兴起	(230)
第一节 文化生态学思想的源流	(230)

第二节	文化生态学思想的发展	(251)
第三节	文化生态学思想的变化	(268)
第四节	文化生态学思想的曙光	(299)
 第五章 反文化生态的批判		(318)
第一节	反文化生态的出现	(318)
第二节	反文化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内在关系	(370)
第三节	反文化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发展历程	(394)
第四节	反文化生态的现实状态	(419)

导 言^①

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大地上，其实不然，我们是生活在文化生态圈中；我们知道自己要有生存的家，其实不然，我们没有家而在路上。我们行走于悬空在茫茫宇宙的星球上，“白云流空，便是思想片片”（宗白华）。片片思想构成精神之家，串串诗文筑造栖居之所。历史文化在悄悄隐退，中学、西学的抗辩统统逝去，文化生态时代已经来临。只有劳作、再劳作，筑造诗意栖居的居所，生态的圣水才能洒在天上人间。

一 文化生态和谐的逻辑前提

人的一切都是人自己，自己是自己的逻辑。海德格尔认为，人必须“思”筑造栖居之所，这“之所”是思（诗），思是人的天性。当前，我们必须思栖居之所。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及道德失落等，社会的“畸形”更“奇”，人性的异化还在加速，社会和谐何以可能，何以实现？社会、文化的主体是人，社会和谐不在“社会”而在“人”。人有追求和谐的天性，如庄子所言：“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②“和理出其性”，即出自人的天性。人有追求和谐的天性，社会和谐有了可能性。社会的和谐是人的存在状态，也是人自己的构建，人自己对自己的构建使自己可能的和谐成为现实的和谐。人的和谐就是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的存在与存在基础——文化生态，是人生活方式的体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08BSH015），《社会和谐的文化生态学研究》一书的导言部分。已发表于《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之上，此处略有修改，特此声明。

② 《庄子·缮性》。

现,是人性的“样式”。人自己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者,社会、文化是人的存在状态,人成为人离不开社会、文化,人一社会—文化生态三位一体。社会、文化在人的存在与发展中则是一种环境系统,或曰“母胎”,母胎就是“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是人性的内容,是人的生存智慧,生存智慧就是要使不和谐的生存—转换为和谐。人性可以达到和谐,社会也可以达到和谐。和谐是文化生态存在的属性,文化生态是社会存在的历史文化基础,社会是树立在文化生态之上的一个组织系统,是人性的体现、具相。人性是人自己构建起来的,人性的内容是文化的存在内容。文化即“人化”,人化的终极存在——文化生态,即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重整体”。

自古以来,人的问题都是人现实的生存问题,人是求生存的动物。人的“生存”在生活中,生活体现出存在的内容,人的生存就是生活。生存相对人而言是一种“生态”,一种文化生态,人的一切都是为了生活,生活的存在就是文化生态。文化生态保障生活,生活的保障使生活构成了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是生活的智慧。生活是一种向往、一种追求,这是人与动物生活的根本区别。向往、追求的是和谐,和谐是人的向往、追求的内容,也是人的价值目标。人是文化生态存在的一种社会“动物”,人的和谐必然是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逻辑起点是生活,人也只有在生活中,才能深切地感受到和谐问题。和谐不是抽象的口号,和谐是人的生活状况。文化生态是和谐社会存在的历史文化基础。

社会和谐是一个古老而美丽的梦想,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而神奇的温床,是一种生存智慧。社会“和谐”作为生活中的向往、追求,意味着社会的和谐,并不是现实的固定的存在,而是永恒的追求。《说文》记载:“和,相应也。”谐,本义协调,是动词,“相应”是动态的。“向往”、“追求”是理想,理想的现实与实现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种符号化系统。语言符号是文化的“道体”。人、社会、文化之所以能统一,就在于有了语言符号化。人是语言符号化的存在,社会的主体是人,文化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创造了文化,文化造就了人,在这个“造就”过程中,文化生态不仅得以形成,人也生活在文化生态之中,人自己就是文化生态的存在。文化生态成为人的生活状况,成为了人的“家园”。人与其说是文化动物,不如说是文化生态动物。卡西尔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

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①人是“符号动物”也就是文化动物，也就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者。人与其说是文化动物，还不如说是真正的文化生态动物，文化生态即人与文化及文化之间和谐的关系。文化是人的存在，人有向往、有追求，向往、追求的是和谐，或曰追求和谐。有了向往、追求，“和谐”就有了可能。可能在理想之中，理想将走向现实，现实的实现就是人性的实现，就是文化生态的存在。人性的实现就是文化生态的形成，文化生态的形成并不是和谐的实现，和谐的实现需要人去“劳作”。

社会和谐是人性的状态，人性状态——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是社会存在的历史文化基础，对社会和谐的研究必然对文化生态进行研究。任何存在都有存在的状态，文化的存在状态就是文化生态。人创造了文化，又生活在文化生态之中，所以文化生态问题就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人自己的存在（心灵）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人有向往、追求和谐的理性精神，同时也有“破坏性”的非理性精神。人是双极性的符号动物，正如弗洛姆所认为的：“一切动物中只有人是互相残杀的，因此，互相残杀并不是‘动物’共有的‘本能’。”“史前人类比较和平，跟着文明的发达，人越来越互相残杀。因此，嗜杀并不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只是文明所产生的一个恶果。”“要改变人类的破坏性，须把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做彻底改变。”^②人的破坏性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文化生态的存在，是文化的破坏性。文化的“破坏”可能是“反文化生态”的形成。反文化生态的存在并不就是破坏。所谓反文化生态，即文化的异质存在。“异质”文化生态开放性，开放性正是反文化生态的文化生态张力。社会和谐离不开“反文化生态”，“反”是“相应”。反文化生态出现的终极原因在于人的“破坏性”，没有“破坏”就没有反文化生态。如“好心”办坏事，“坏事”就是反文化生态的表现。反文化生态是社会不和谐的内因，也是社会和谐建设的内容。“反文化生态”不是你死我活的

①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4页。

② [美] E. 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孟禅森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译序，第3—4页。

对抗，也不是要全部铲除的东西，而是文化生态不同规定之统一的东西，是同一性之统一性构成了存在者之存在，即“A是A”（海德格尔语）的存在。“反”转换为“正”，化腐朽为神奇，这就是文化生态的智慧。

人的破坏性是反文化生态产生的直接杠杆。文化生态现象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就在于“人”是自然的存在，又不是自然的存在。从宇宙大爆炸——物质世界的形成，物质世界到生命现象的出现，自然界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进化过程。在这个进化过程中出现了心智，心智的出现使进化重新开始，使世界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一个非物质的意识世界。世界出现了“裂缝”，出现了争执，所以有了所谓的和谐问题，即文化生态问题。海德格尔说：“在争执中，一方超出自身包含着另一方。争执于是总是愈演愈烈，愈来愈成为争执本身。争执愈强烈地独自夸张自身，争执者也就愈加不屈不挠地纵身于质朴的恰如其分的亲密性（*Innigkeit*）之中。”^① 两个世界虽有亲密性，但这个世界是自我意识的世界，是一个超越的世界，是为我的自私的世界。“自然界中的生命是孤立的、贫乏的、低级的、短暂的——不管怎么说，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无从分辨是非的——所以可以理解，他们感到理性私我的职责便是将自身从这张野蛮的、不道德的网里解放出来。私我的使命是脱离自然之网。因此这一理性私我经常自称为解脱后的自我、无牵无挂的自我、独立自主的自我等等。”^② 这个“私我”的出现使世界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一个只有人存在才有这个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只是人的世界。“自我”的出现使原初的世界产生了裂痕，出现了新的世界。世界“在争执中”，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在一个反文化生态“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是“反文化生态”的“在”。这个世界同物质世界是什么关系？这“两个”世界是怎样存在着？人同这两个世界又是什么关系？人是怎样构建这两个世界的？这些问题就是反文化生态问题，也是文化生态学研究的问题。

人不仅生活在自己构建的文化生态之中，而且人自己就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只有人自己是文化生态的存在，才有可能创造出文化生态。由于人并不是一个“物”的“类”的存在，而是一个个能思而具有理想、选

①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9页。

② [美]肯·威尔伯：《万物简史》，许金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页。

择、追求的自我构成的存在。自我构成就是人自己的文化生态构成。各种理想、选择、追求必然要有统一性的东西，人类才能组成“类”。人先天是不具备社会性的，“人本无心，因物为心”。人都能思，各有各的理性、选择、追求，严格地说还是反社会性的。如果人先天就具有社会性，那么现实的社会就没有意义了，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没有社会性才要构建社会。人必须也是自然而然地把各种思想、理想、选择、追求统一起来。人与自然有裂缝，自然并不适合人自然的生活，资源是稀缺的，而且人有自私的一面，所以人必须统一起来，所以人具有社会性。社会是一种规则系统。人类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必然要自觉不自觉地构建出各种不同的规则，有了规则人们才能有序地生活，没有规则人们就不知如何生活。社会就是由各种规则构成的一个庞大系统。规则是人在生活中逐步构建起来的，起初的规则出现在性禁忌之中，性禁忌就是一种规则。“当我们思考规则时，有一个潜在的话语前提背景，就是规则已然存在，规则已经成为人们不可避免的处境。所谓已然存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性、历史性……二是存在性、在场性。”^①所谓“处境”就是人们所存在之中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规则构成文化生态状态。文化生态的形成或人所处的存在离不开时间性、历史性、存在性、在场性，有了时间性、历史性、存在性、在场性，也就有了规则的存在，规则只有在时间性、历史性、存在性、在场性中，才能体现出来。规则是文化生态的核心，规则的实现同时就使“文化”成为人生存的“生态”，所以“规则”是文化生态的核心。

规则不仅是文化生态的存在，也是社会和谐与文化生态内在关系的聚焦。社会在哪里，正如江湖在哪里。社会存在的主体是人，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社会不是抽象的概念，社会是人的行为方式的现象形态。没有人的行为方式，社会是怎样存在呢？所谓社会结构正是人的行为“规则”的构成。“规则表征着行动的类型，规则是行动的凝结，是一种行动的相对稳定特征，也是人们区别不同行动的重要标准。”^②人的行动不同于动物的行动，就在于人的行动是受“规则”支配的，规则与行动具有统一性，否则规则只是一纸空文。这种统一性在于行动结构与规则结构具有共同

① 陈忠：《规则论——研究视域与核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28页。

性。正是这种共同性才有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因规则与行动有一致性。行动与规则在深层次上是一个统一的结构系统，这种结构系统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和谐最主要是规则或制度的和谐，社会由各种规则构成，没有规则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和谐。和谐社会建设首先就是规则的建设。将行动与规则统一的结构系统视为社会和谐的基础，将结构（规则或制度）上升为社会和谐，同时就是将文化生态上升为生存智慧。

文化生态是一种生存智慧。人类从地球上出现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生存问题。地球上的自然条件虽然适合生命的出现，生命在这里出现了并不等于适合人的生存。地球实际上是不适合人的生存的，正是因为不适合人的生存，才能在这里生存。不适合才会迫使人去建立另一个世界，人只有建立了另一个不同于自然物质世界，并生活在物质世界与文化世界中，才能生存下来。生存问题就是文化生态问题。神话、宗教、道德、法律、法则等都是为了人的生存而出现的。哲学一开始就是生存智慧，古希腊的哲学家将哲学称为智慧之学。古希腊的哲学家提出的种种问题，无一不是文化生态问题。如泰勒斯以水为万物本原，阿那克西米尼与第欧根尼以气为本质，希巴素与赫拉克利特以火为本原，恩培多克勒以水、气、火、土四元素为本原。世界是由各种原子或元素构成的一个生态系统。只是人类一开始主要是要认识世界，生态问题被认识问题遮蔽了。世界怎样存在，怎样构成，怎样变化，这些都是“生态”问题。中国古代的《周易》就是一本关于人生存的书，是一本彻头彻尾的生存智慧之书。“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所谓“明于天之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就是自然生态智慧；所谓“察于民之故”，“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人化文化智慧，“天人合一”的“合一”就是智慧，整个《周易》展示出我们先人的生态智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重新燃起火焰。”^①“轴心时代”实际上是构建文化生态时代，人类的文化生态就是这个时代构建起来的，因为人类所思、所行的一切，最终都是在构建文化生态。

^① [德]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余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二 文化生态——社会和谐的基石

人类要构建自己的生存家园，生存家园即文化生态。人类在构建文化生态过程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然而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人们在构建文化生态的一个个方面，同时又使另一个个方面遭受了破坏。农业文明的构建，必然要破坏纯自然生态；工业文明的出现，又使农业文明时代构建的文化生态被肢解得体无完肤。文化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生态危机的出现不仅关系到人们的生存状态，更为现实的问题是社会处在不和谐状态。社会不和谐就是文化生态的不平衡，社会和谐即文化生态各要素趋于平衡。文化生态是社会和谐的基石。

自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许多学者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许多新思想。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和谐思想，进行了挖掘、梳理，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就社会和谐研究而言，仍然没有理论上的“超越”，而只有理论上的所谓“深入”。理论上的“深入”是指将“和谐”思想黏合在一起，就这些“思想资源”反复玩味，愈研愈细，愈研愈深。“和谐”就是圆融、圆成、和合、和睦，最后必然性的得出“和谐”就是“天人合一”。这些研究固然有其合理性，也是我国学者研究问题的一种习惯与传统方法。然而，社会和谐存在的基础是什么？社会怎么才能和谐？和谐是一种思想、一个概念，还是人生存的必然，社会和谐与人的生存是什么关系，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能囿于社会和谐的概念之中。对社会和谐的研究不仅要有宏大叙事，要有大思路，更需要超越概念进入社会和谐存在之基——文化生态之中。文化生态的和谐才是社会的和谐。

社会和谐是世界和谐的一个系统。人类所处的这个自然界可能是和谐的，人才能从自然中走出来。如果自然凹凸不平，自然不和谐，弱小的生命恐怕无法诞生。我们的祖先们很早就认识到了自然的和谐，如《周易·乾》写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地球上自从出现了人以后，自然就嵌入了人的烙印，自然肯定不和谐了。不是工业文明改变了自然环境才不和谐，工业文明只是使不和谐进一步显示出来。